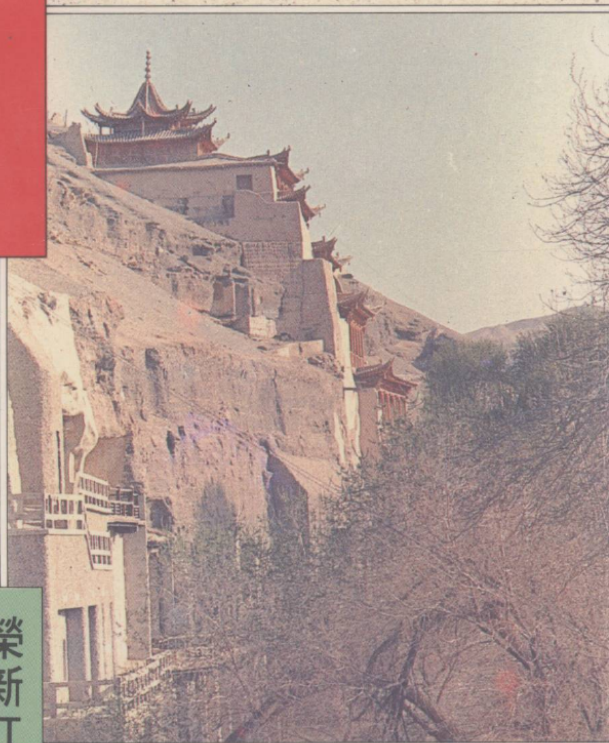


鳴沙集

榮新江 著



敦煌叢刊
二集 ⑫

鳴沙集

榮新江 著

敦煌學學術史和方法論的探討

所

版



有

權

公元一九九九（民國八十八）年九月台一版

敦煌叢刊
集⑫

鳴沙集

敦煌學學術史和方法論的探討

精裝一冊基價一三元正

著者 榮新江
發行人 高 本
發行所 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所 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臺北市雙園街九十六號

電話：二三〇六〇七五七、二三〇八八六二四

門市部：臺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二十號八樓

電話：二三四一五二九三、二三四一五二九四

台北郵政三六四三信箱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六四九號

傳真：二三五六八〇七六、二三〇二三八七〇

本書若有破損或缺頁，煩請寄回更換，謝謝！

03001136（精）

網址：<http://www.swfc.com.tw>

03001137（平）

E-mail address: swfc@swfc.com.tw

林聰明 主編

敦煌叢刊二集

《敦煌叢刊二集》序

敦煌學興起至今，已逾八十載。由於敦煌資料內容新穎、數量豐碩，引起學者的極大關注，回顧斯學的發展，初期僅專注於文書的考證整理，其後加入石窟藝術與敦煌文史的探討，擴大研究範疇，敦煌學乃逐漸蔚為大圖，形成一門顯學。

今因敦煌學的研究條件，較之曩昔便利許多。學者可親赴敦煌石窟，實地參觀研摩壁畫塑像；前往世界主要敦煌文書收藏處，摩娑原卷。而縮微膠捲的普及，圖版錄文的彙編，使不少原本散佚各地的資料，得以重新綴合，呈現較為完整的狀態，促使敦煌學的研究與教學工作，更具有全面性。

自清末羅振玉、王仁俊、蔣伯斧諸氏開啓中國研究敦煌學的序幕後，踵進者代有其人，而近十年來尤為蓬勃發展，研究人員彬彬之盛，大備於時，論文專著亦連篇累牘，大釋泉湧。以之與國際敦煌學界的規模相較，已可躋身前列。當務之急應是將這些成果悉數出版，藉以檢視研究成績。

新文豐出版公司以宏揚敦煌學為己任，歷年來不惜耗費鉅資，大量編印相

關資料。先後出版《敦煌寶藏》、《敦煌叢刊初集》等叢書，今正陸續編印，由余屢邀海內外中國學者以中文撰寫的《敦煌學導論叢刊》，其中《敦煌叢刊初集》收錄早期學者整理的資料，雖未完備，然在當時固有其參考價值，爲因應敦煌學研究日新月異的趨勢，因委託余籌編《敦煌叢刊二集》，收錄當代中國學者的專著或論文集，從客觀的角度呈現研究成果，供學界參考，希望此類叢刊的輯印，能有助於敦煌學的發展。

一九九三年三月 林聰明序於鳴沙齋

目錄

圖版詳目	五
序	九

論文

敦煌藏經洞的性質及其封閉原因	一五
所謂李氏舊藏敦煌景教文獻二種辨偽	六五
李盛鐸藏敦煌寫卷的真與偽	一〇三
有關敦博本禪籍的幾個問題	一四七
敦煌本禪宗燈史殘卷拾遺	一七九
俄藏《景德傳燈錄》非敦煌寫本辨	二〇五

書評

敦煌學研究揭開晚唐五代末初西北史的新篇章	二一九
敦煌文獻歷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二二七
《中國所藏敦煌寫本聯合目錄》編寫芻議	二三五
檔案與敦煌學研究	二四五
敦煌學與唐研究	二五一
台北「敦煌學國際研討會」論文評介	二六一
《吐魯番敦煌文獻論集》評介	二七七
《東亞古文書的歷史學研究》評介	二八七
兩種流散的敦煌《劉子》寫本下落	二九五
《唐寫本論語鄭氏注及其研究》拾遺	三〇一
《敦煌漢文文獻》評介	三一三
《寫本時代的中國藏書》評介	三二三
《法藏敦煌書苑精華》評介	三二九
《俄藏敦煌文獻》第一—五冊評介	三三七

《上海博物館藏敦煌吐魯番文獻》評介	三四五
《回鶻文契約文書集成》評介	三五—
《藏外佛教文獻》第一輯評介	三五九
《斯坦因第三次中亞探險所獲甘肅新疆出土漢文文書》評介	三六五
《斯坦因所獲吐魯番文書研究》評介	三七—
《中國與伊朗——從亞力山大到唐朝》評介	三七五

其他

貝利教授與于闐語文獻研究	三八七
季羨林先生主持的「西域研究讀書班」側記	三九—
饒宗頤教授與敦煌學研究	三九七

圖版詳目

敦煌藏經洞的性質及其封閉原因

圖一	剛剛取出的藏經洞文獻經帙合一的情形	二一
圖二	斯坦因等從藏經洞搬出的成捆經卷	二二
圖三	完整的貝葉本于闐文佛典 (Ch.00275)	二三
圖四	卷軸裝于闐語佛典 (Ch.c.001) 包首裝飾畫	二三
圖五	伯希和在藏經洞中翻檢藏經的情形	二六
圖六	伯希和所獲竹製經帙正背面	二八
圖七	繪圖本偽經《父母恩重經》尾部	三四
圖八	完整敦煌寫經 (S.81) 尾部	三九
圖九	完整敦煌寫經 (S.130) 首部	四〇
圖一〇	斯坦因所獲精美的絹製經帙	四二
圖一一	藏經洞發現的完整的敦煌畫幡	四三

所謂李氏舊藏敦煌景教文獻二種辨偽

- 圖一二 小島文書A《大秦景教大聖通真歸法讚》……………六八
- 圖一三 小島文書B《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經》……………六九
- 圖一四 李盛鐸舊藏《志玄安樂經》首尾……………七三
- 圖一五 李盛鐸舊藏《宣元本經》……………七五
- 圖一六 李盛鐸在所藏《丹崖集》尾所書朱筆跋文（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八二
- 圖一七 李盛鐸舊藏善本《神機制敵太白陰經》所鈐「德化李氏凡將閣珍藏」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八六
- 圖一八 《李木齋印譜》所鈐「木齋審定」印……………八七
- 圖一九 李盛鐸舊藏善本《宣奉使高麗圖經》所鈐「木齋審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八八
- 圖二〇 李盛鐸舊藏善本《碧雲集》所鈐「寧嘉館印」（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八九
- 圖二一 李盛鐸舊藏善本《神機制敵太白陰經》所鈐「李盛鐸印」「木齋審定」
「李滂」「少微」等印（北京大學圖書館藏）……………九〇

敦煌本禪宗燈史殘卷拾遺

- 圖二二 俄藏《楞伽師資記》殘卷 (Dx.1728) 一八五
 圖二三 S.11014《曆代法寶記》引首 一九九

俄藏《景德傳燈錄》非敦煌寫本辨

- 圖二四 英藏黑城出土《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一九二 (KK. II. 0238 正面) 二一一
 圖二五 英藏《景德傳燈錄》卷第十一 (KK. II. 0238 背面) 二一二

兩種流散的敦煌《劉子》寫本下落

- 圖二六 羅振玉舊藏《劉子》殘卷首部 (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二九七
 圖二七 羅振玉舊藏《劉子》殘卷尾部 (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二九八

《唐寫本論語鄭氏注及其研究》拾遺

- 圖二八 唐寫本《論語鄭氏注》殘本 (A本, 上海博物館藏) 三〇五
 圖二九 唐寫本《論語鄭氏注》殘本 (B本, 英國圖書館藏 S.11910) 三一〇

序

大約十年以前，林聰明先生開始主編《敦煌學導論叢刊》，即約我寫一本《敦煌地理文書導論》，因為那時我正在校理敦煌出土的地理志書和行紀類寫本。我校敦煌地理文書，原本只是作為研究敦煌寫本的基本功訓練，所以不能專心致志。待文書校訂一過後，已經有鄭炳林《敦煌地理文書輯校》、王仲華《敦煌石室地志殘卷考釋》、桑山正進編《慧超往五天竺國傳研究》、張毅《往五天竺國傳箋釋》等陸續出版，而李正宇和李并成兩位先生在實地考察的基礎上，對敦煌方志所記山川、河渠、建置、道路等均有詳細的考證，遠非在北京的我所能及。因此，林先生的約稿遲遲未就。八月間，林先生過京，又約為他主編的《敦煌叢刊二集》寫稿，盛意可感，遂相商廢棄舊約，另製新篇。

我歷年所撰敦煌學文字，除已結集的《歸義軍史研究》和《海外敦煌吐魯番文獻知見錄》外，倒是大多數「純」屬於敦煌學的範圍，有論文、有回顧和展望、有書評、還有個別學習敦煌學大家的心得體會，因略加整理，編成是集。本集所收敦煌學論文、書評等，內容大體涉及兩個方面，一是敦煌學的學術史問題，一是敦煌學的方法論問題，而所探討

的材料，基本上是出土於鳴沙山下的莫高窟藏經洞，故此題作《鳴沙集》，而以「敦煌學學術史和方法論的探討」為副題。

然而，本書並未系統地探討敦煌學的學術史和方法論問題，只是就敦煌學的某些方面有所總結，並以書評的形式探討了一些敦煌學的研究方法。事實上，迄今還沒有真正意義的、具有權威批評性的敦煌學學術史著作出版，也沒有系統的敦煌學方法論的著作問世，但面對著突飛猛進、玉石混淆的敦煌學的現狀，我們需要利用各種形式的文章，大到一篇專論，小到一個腳注，來表彰先進，黜退陳腐，使敦煌學健康地發展。

敦煌學本來不是一門嚴格意義上的學科，所以利用敦煌資料來研究宗教、語言、文學、歷史、藝術、考古等方面的學者，當然要遵守所屬學科的學術規範。同時，敦煌學又是獨立存在的客觀現實，也有一些處理敦煌寫本和洞窟材料的專門方法，這方面的方法論問題尚有待系統地討論。遵守學術規範，首先是要尊重前人的勞動成果，最簡單的作法是要指出你所處理的問題或資料的前人研究成果，這同時也是表明你本人的研究在哪些方面超過了前人。換句話說，表彰別人的成就，是對自己所取得成果的肯定。從目前的敦煌學界所發表的大量成品來看，也和其他許多學科一樣，存在著大量不符合學術規範的次品，相信陸續發表的書評和將來的敦煌學學術史著作對此會做出毫不留情的批評。具體的學術規範問題，也即具體的方法論問題，諸如史料的校訂，引文的出處，甚至論著的出版年

份、卷期、頁數等，對於敦煌學研究的進步來講也不容忽視。在這方面，敦煌學的確有其本身的特性。比如，利用敦煌文獻所作的研究，首先應當重視原本，但大多數有學術價值的寫本存在國外，能親睹原卷的人畢竟有限。這樣就使得原本上的朱筆淡畫常常被忽略，但根據原卷對這些外觀加以詳細描述的法國和英國編纂的目錄，卻很少見到人們加以利用。其次是圖版，在近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刊出《英藏敦煌文獻》、上海古籍出版社刊出《俄藏敦煌文獻》、《法藏敦煌文獻》等清晰圖版前，人們多用縮微膠卷或《敦煌寶藏》，但仍有不少更為清楚的照片在這些合集以外，如早年書刊上發表的照片，又如王重民先生攝回而存於北京圖書館敦煌吐魯番資料中心的照片，還是值得加以利用的寶藏。最大的問題是錄文，因為敦煌學界沒有像歷史學界那樣擁有標點本二十四史，有不少寫本都是在最近的年代裡纔被學者隨同研究論著一起抄錄發表的，各人的錄文質量水準相差雖然不大，但有些極為關鍵的字詞是衡量錄文好壞的準繩。現在有的研究者只圖省事，所引寫本往往只注編號，似乎都是他一人從原卷錄出的，其實不然。合理的作法是應當注出錄文的根據和自己的重要更正，注明出處就如同引用二十四史的標點本一樣，並不損害一篇論文的價值。

敦煌學界在學術史和方法論上存在的問題，是有些研究者在沒有就所研究的問題廣泛收集原始材料和研究成果的時候，就急於寫文章。有的則是明知故犯，把別人的成果偷梁